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六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八百七十五

史部

北史卷六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傳第五十二

韋孝寬

兄夔
夔子世康

韋瑱

子師

柳蚪

弟檜
機弟弘

慶

慶子機

機子述

旦

肅

從子審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

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



為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
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氐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竝
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沉敏
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
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
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
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
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

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
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
俱美荆部吏人號為連壁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
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
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
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
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
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

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嶠澗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

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
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
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
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
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
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
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
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

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

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
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
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
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
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
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
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
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

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
臨以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
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
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
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
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
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

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子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勲玉壁置勲州仍授勲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

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竝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

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度以心脅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

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

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
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
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
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
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
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
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恠也孝寬答
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

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齋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乎齊孝寬乃上疏陳三

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言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駭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

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竝趨虜庭必當望旗
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
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鴟以北
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
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
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
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
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

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
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
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
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
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為榛梗
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溢游魂更存餘晷
昔勾踐于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
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

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
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
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
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
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
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
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
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

大軍犄角乃勅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
孝寬剋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
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為軍謀
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為如何孝寬對曰臣今
衰老蓋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
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
空出為延州總管進為上柱國大象九年除徐兗等十
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徇地淮

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郟公梁士彥攻廣陵孝
寬率衆攻壽陽竝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
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
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
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
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
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
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

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
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迫遣其大都督賀
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
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鑿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
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
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
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迫
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

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竝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竝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

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

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

擢臣非分竊謂已鑿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
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
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
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
公諡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
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勲開皇初詔國成食
封三千戶收其祖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

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為丞相以
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
歷位恒尾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
定仁壽中文帝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其子保巒嗣壽
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
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夔

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
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

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負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
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
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負對翫琴書蕭然自
逸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負
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
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
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
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

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負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負至宅訪以政事。負仰視其堂。乃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負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負。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負至賓館。負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負

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夏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夏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夏夏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夏辨其優劣夏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

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夔書并令以帝所乘馬
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夔對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
為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竝聖人之訓也願殿下
察之夔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
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
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
如舊夔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
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

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
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竝
不存建德中夏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篚
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
日可斂舊衣莫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
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
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
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為受吾常恐臨終

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
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
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竝遵其遺戒子世康

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
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
仕周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碭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
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
庶胥悅入為戶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

尉遲迴之亂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
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
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
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
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
以不貪而為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
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
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

待暮有疾便辭況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
在我躬今世穆世文竝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
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
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
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
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
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
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

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

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揚益四大
總管并揚益三州竝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
以此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卒於州聞而痛惜
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竝隆貴獨
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
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
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為玄感所獲令
為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於高

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為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

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祕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修武

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即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修武縣侯別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州刺史為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修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

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在周
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度江伐陳為陳
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陳
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
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
隋文帝踐阼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
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
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

而定上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竝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尊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既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沖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

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
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竝聚衆為亂冲率
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冲容
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
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及文帝為豫章
王暕納冲女為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
姚弘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順陽太守行南雍

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
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
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為
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為
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
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為
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
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

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
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
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
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
孝閔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
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又追
封為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

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師字公穎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

山東徙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
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
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
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為雍州牧盛存望
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潁竝為州都督引師為
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
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
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潁上柱國韓

擒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
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
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
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暮仕周位内史大夫隋文帝初
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

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
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

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兗州刺史馮雋引蚪為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刺史乃以蚪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竝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

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
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
等乃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諏為北府屬竝掌文翰
時人為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
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
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盥藥周文
許焉又為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為秦
州刺史以蚪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

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
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
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為鑒誡
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
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
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
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
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

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
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
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
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
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
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為丞始
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
體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

為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
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
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諡
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蚪弟檜

檜字季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
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
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

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為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蚪為祕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

轄郡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
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
曰卿昔任鄆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
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
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安康人黃衆
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
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
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

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
餘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
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
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
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
皆為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
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為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

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讐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檜弟鷲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

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

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為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命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為周文書以安之竝即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為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修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修降之廢帝元年出為解

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擿姦伏
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
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
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
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為益
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為益州總管
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
徵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

同大將軍進爵為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為并州司
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位
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勳侍郎鶩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為章句好飲酒
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
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所漏時
僧習為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
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

竝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慶
乃具書草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
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
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
有苴斬之服可奪以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
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凶終喪既
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
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即請奉迎輿

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疆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入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

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兇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

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
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
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
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
曹為十二部以慶為計部郎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
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
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
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

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三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

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為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為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

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為萬州刺史明
帝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
史慶自為郎迄為司會府庫倉儲竝其職也及在宜州
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
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
廉慎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衆
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
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寶於長

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
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
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
以俱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
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
公宣帝時為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
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

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
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徵為納言機性
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
年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
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
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竝為外職楊素時為
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
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

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驚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

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

瘡癘死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
弘農楊素為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
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
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
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尋此
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
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

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
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
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
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
集行於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
以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
年加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

史竝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之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帝作相引為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

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
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
舌適足以相誑誤願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
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
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
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涿郡留守卒官

機從子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謩之身長七
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

王憲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為國子生以明
經擢第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謇之
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開
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
郎朝廷以謇之雅望善談譎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
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
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
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

親復令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
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為肅息
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
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蹇之諭令
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
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
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
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

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頴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

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子威明

論曰高氏藉四方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闢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

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
干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醜酒未央飲
馬清渭孝寬迺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析骸勢危負
戶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
既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即墨破燕晉陽存趙
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
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
者歟韋負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

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
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
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
兄弟雅道是基竝能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
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
臣雖取誅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
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
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

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北史卷六十四

北史卷六十四考證

韋孝寬傳以功除浙陽郡守○浙南本作浙

是以往歲出車徒有勞費○徒監本訛彼今改從周書
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晷監本訛咎今改從周書
陳刺史吳文立○立周書作育

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周書文立作反潛此殆因
上文文立而訛也

負傳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升周書作斗

其迹似有淺深其致理殆無等級○殆監本作如今改
從周書

柳蚪傳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叔監本訛諷
今改從南本

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監本脫非字今從南
本增入

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起監本作趣今從南
本

檜傳檜字季華○季監本訛李今改從南本

十四年遷河州別駕○年監本訛州今改從南本

機從子蹇之傳帝使蹇之諭令出塞○塞監本訛蹇今

改從隋書

北史卷六十四考證

謹案第十六頁後一行勿違吾志也刊本勿訛忽

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竟摧大敵刊本摧訛推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騰錄舉人臣嚴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六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苔要卷四千八百七十六

史部

北史卷六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樂府傳第五十三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孫德懋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父長竝為鎮將武少儻
好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為別將及岳為侯莫陳悅所
害武與趙貴收屍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帝從平悅封須
昌縣伯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為東秦州刺
史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
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進
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侯騎遇即交戰斬六

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
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言夜
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
之進爵高陽郡公四年周文援洛陽武為前鋒與李弼
破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
遷雍州刺史復從戰芒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
軍至陝武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略漢川梁梁州刺史
宜豐侯蕭脩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遣

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脩乃降自
劔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為柱國
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
玉壁周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史司馬
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
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
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
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二萬騎

自東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
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
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為同州刺史明年從晉
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
芒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
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
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
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

書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
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
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
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
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
在常祀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聖奧岳既高峻人迹罕
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
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

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綵百匹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大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

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三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為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為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基大象末為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為姓
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
以別將從賀拔岳以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為侯莫陳悅
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
閣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
中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東
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
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

於芒山惠為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左軍
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皆
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
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
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
文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篲歔歔不自勝周
文壯之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
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

本官鎮魯陽遇病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
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
親老矣何時辨此周文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
如此及薨為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加贈秦州刺
史諡曰武烈子鳳嗣鳳字達摩有識度襲父爵長樂郡
公尚周文女位開府儀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錄惠佐
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

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
文冀州刺史峯少以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賜
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進爵
為伯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峯與都督趙貴
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峯即從周文帝拔迴洛復
潼關後以討曹泥功進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泰於小
關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
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

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

司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峯為右軍不利與李遠先

還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

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峯沈毅有膽略

得士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

諡曰襄威子昂嗣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峯功封

昂長沙郡公昂弟光少以峯勲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

儀同三司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人酋長魏大統
中以亮著勲追贈恒州刺史亮少儻有從橫計畧姿
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以功封廣興
縣子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
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萬周文令亮
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為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先
豎一燾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
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

黨仍遙指城外，燾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免懼一時降服。」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峯俱為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陽縣伯，尋加侍中。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為東雍州。

刺史為政清靜百姓安之卒於州喪還京周文親臨之
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
追贈太尉諡曰襄後配饗周文廟廷子昶嗣昶尚周文
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
封彭國公隋開皇中坐事死昶弟靜天水郡守靜弟恭
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襄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
悌稱初從尔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

討平万俟醜奴別封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
寇洛等議翊戴周文於是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
於斷決處分良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為最及孝
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
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為公加車騎大將軍遷
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開
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
威名拜河州刺史羣羌率服後卒於涇州刺史諡曰獻

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後德終子慶嗣
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
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
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
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
賜爵長廣鄉男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
文達贊成其議請輕騎告周文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

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

足道哉謀遂定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遂以數百騎

南赴平涼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軍

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悅附周文聞而嘉

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日君

等性命懸於賊手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

同雪讐耻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孝武入

關褒敘勲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

從儀同李偉破曹泥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

赫連以達勲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為公從大將

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後乃送款

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

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為如

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師還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保定初

為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

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
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
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
進爵樂川郡公位柱國薨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
征引為帳內擊万俟醜奴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
統初累進爵為石城公果性強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
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

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為虞侯都督每從征行
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平實泰於潼關周文
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
沙苑戰河橋竝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
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
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
為著趨人周文聞之笑曰著趨之名寧減飛將累遷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襄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

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為政寬簡吏人稱之薨子明嗣
為黎州刺史與尉遲迴同謀反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為夏州鎮將徙
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
關中襲乃背賊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
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祐性聰敏有
行檢襲之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齊
力周文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為都督

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
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
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
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
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我後迎
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棻鄉縣伯後從禽竇泰復弘
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戰河橋
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

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為公

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騎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周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

帝不聽尋而帝廢明帝之為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及即位禮遇彌隆加拜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結於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宣州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

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諡曰莊子正嗣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為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尔朱榮入洛封房城縣男後周文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泣二藩有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

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為小司徒卒贈柱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畧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周文統岳衆見威竒之引為帳內封白土縣伯後進爵為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人和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

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復為少傅薨威性持重有威嚴
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
世同居時以此稱之子永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
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尔朱天光定關中天
光敗又從賀拔岳征討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周
文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
改封長子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

郡公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
卒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從尔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
平万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
封東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除華州
刺史改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都
督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
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貨產

時論以此稱焉子明以椿功賜爵豐陽縣公後襲椿爵
舊封回授弟朗

梁臺字洛都葺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從尔朱天光平
關隴賜爵隴城鄉男及天光敗於韓陵賀拔岳又引為
心膂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
累功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侍中周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保定四年拜
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

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臺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疎通恕以待物至於莅人尤以惠愛為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路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余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稱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

乃論時事即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孝武功封鶻陰縣子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氐等並破之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

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祚進爵鴈
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為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
式百姓賴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
柱國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薨于州子仁
恭嗣

仁恭字長貴性寬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
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
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武衛大將

軍轉左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諡曰敬子世師嗣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
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
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
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中位尚書駕
部郎卒官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位
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位柱國隋文帝以其
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關
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
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算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
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
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並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
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
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
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

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
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
之以仁恕蔡祐之勇敢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之所
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
協天經亦足嘉矣

北史卷六十五

北史卷六十五考證

達奚武傳獲三人而反○三監本作二今從南本

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隨一本作隋

鴻鶴已翔於寥廓○鶴一本作鵠

辛威傳進爵抱罕郡公○抱一本作抱

史臣論賈詡烏巢之策○烏三國志作烏

北史卷六十五考證